

正倉院寶物的唐代樂器



內藤 榮 著

大阪市立美術館

林聖智 譯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古今論衡 第 46 期 2026.6

前言

正倉院（圖 1）是奈良時代建造的東大寺的倉庫。庫內收藏了 756 年去世的聖武天皇（701-756）的寶物、752 年東大寺大佛開眼時由參拜者所供奉的物品、東大寺使用的佛具或道具、營造東大寺的官署所書寫的文書等。目前，寶物的數量超過 9,000 套（日文「件」是成套寶物的計算方式）。^❶大多數的寶物製作於 8 世紀，但也有在 7 世紀以前或 9 世紀以後製作的寶物。近年發表的研究認為寶物中有 95% 是日本製作，5% 是從中國大陸傳來。傳來品主要來自唐和新羅，但也有一部分品項來自薩珊王朝波斯或百濟。寶物的內容範圍很廣，包括穿戴服飾（衣服、腰帶、刀、笏、冠、鞋等）、室內陳設（屏風、花氈、色氈、椅子等）、生活用品（鏡子、挾帨、食器等）、樂器、遊戲器具、武器（刀劍、弓箭、鉞等）、伎樂道具（面具、裝束）、佛具類、文具、文書、地圖、經文等。由於正倉院寶物在建築物內這種良好的環境下保管長達約 1,260 年，因此保存狀態極佳。此外，19 世紀以後，正倉院寶物的管理自東大寺分離出來，現在是由日本宮內廳正倉院事務所來執行。

在本文中，就寶物當中選擇樂器來介紹。正倉院收有 20 多種樂器。這些樂器可大致分為聖武天皇的寶物中所包含的樂器及東大寺法要中演奏的樂器這兩類，在本文選擇聖武天皇的寶物中的樂器來介紹。本文的目的在於考察這些樂器是在何時、何地製作，以及如何成為聖武天皇的所有物。



圖 1：正倉院寶庫

（引自：《第 77 回正倉院展》（奈良：奈良國立博物館，2025））

* 譯者注：本文曾於 2024 年 10 月 27 日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物圖象研究室與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共同主辦，「跨域：隋唐帝國物質文化研究新取向」國際學術研討會。

❶ 譯者注：為避免與中文「件」的語意混淆，以下將日文「件」譯為「套」，日文「点」（單件物品的計算單位）譯為「件」。



圖 2：《國家珍寶帳》部分

(引自：《第 58 回正倉院展》〔奈良：奈良国立博物館，2006〕)

一、《國家珍寶帳》記載的樂器

756 年 5 月 2 日聖武天皇駕崩，駕崩後四十九日即 6 月 21 日，光明皇后將大約 600 套天皇的珍愛品獻納給東大寺。獻納品中附有獻物帳，記有獻納的意旨及寶物清單，現今稱為《國家珍寶帳》。

在《國家珍寶帳》（圖 2）中記有 21 件樂器，樂器被分列在前後兩處。其中一組列出玉尺八、尺八、樺纏尺八、刻雕尺八這 4 支尺八。由於這 4 支尺八與接下來說明的樂器群分開處理，因此應該是對於聖武天皇而言特別重要的樂器。如果進一步推測的話，也許是天皇本人演奏過的樂器。

第二組是以下列出的 17 件樂器（編號及標線為筆者所加）。

- ① 檜木倭琴二張 頭尾枕脚並著赤木、上面著縹紙、記五言詩、並納縹囊袋、綠裏、
- ② 銀平文琴一張 軫足並象牙、腹內有司兵韋家造此琴字、納紫綾袋、緋綾裏、
- ③ 漆琴一張 紫檀軫、牛角足、腹內有嶧山之岬幽人所玩等字、納紫綾袋、緋綾裏、
- ④ 螺鈿紫檀琵琶一面 綠地畫捍撥、納紫綾袋、淺綠縹囊裏、
- ⑤ 紫檀琵琶一面 綠地畫捍撥、納紫綾袋、緋綾裏、
- ⑥ 螺鈿紫檀五絃琵琶一面 龜甲鈿捍撥、納紫綾袋、淺綠縹囊裏、
- ⑦ 螺鈿紫檀阮咸一面 綠地畫捍撥、納紫綾袋、淺綠縹囊（背面）、
- ⑧ 桐木箏一張 木畫兼瑇瑁、納縹囊袋、綠裏、

- ⑨ 欽木瑟一張 木畫兼瑇瑁、上足紫檀、下足黑柿、納臈纈袋、綠裏、
- ⑩ 甘竹簫一口 桑木帶、納紫綾袋、緋綾裏、
- ⑪ 吳竹笙一口 漆膝壺、納紫綾袋、淺綠臈纈裏、
- ⑫ 吳竹竽一口 漆膝壺、納紫綾袋、緋綾裏、
- ⑬ 雕石橫笛一口 納高麗錦袋、淺綠臈纈裏、
- ⑭ 雕石尺八一口 納高麗錦袋、淺綠綾裏、
- ⑮ 金鏤新羅琴一張 枕尾並染木、綠地畫月形、納臈纈袋、綠裏、
- ⑯ 金鏤新羅琴一張 枕尾並桐木、緋地畫月形、納紫地錦袋、緋裏、

這些樂器可分為絃樂器（①～⑨、⑮、⑯）及管樂器（⑩～⑭），但同樣是琵琶也有四絃琵琶、五絃琵琶、阮咸，還有笙和竽這種成對的樂器。如果按照演奏國的音樂來劃分，則為 A 倭樂（日本音樂）（①）、B 唐樂（②～⑭）、C 新羅樂（⑮、⑯）。

在這些樂器當中，B 唐樂的樂器應是樂團（管絃樂隊）用的樂器，不是隨意收集而來。在《西大寺資財流記帳》一書列出 8 世紀奈良西大寺使用的唐樂樂器，該書所記的樂器當中，琴、琵琶、箏、簫、笙、竽、橫笛也可見於《國家珍寶帳》（②、③、④、⑤、⑥、⑧、⑩、⑪、⑫、⑬）。此外，根據彙整 9 世紀的敕書與官符的《類聚三代格》中的「加減諸司官員并廢置事」，日本雅樂寮（國家音樂官署）有 36 名唐樂生，其中樂器演奏者包括橫笛 4 人、尺八 2 人、簫 1 人、箏 4 人、笙 4 人、篳篥 2 人、琵琶 2 人、箏 2 人、方響 2 人，合計 23 人。當中的橫笛、尺八、簫、笙、琵琶、箏也可見於《國家珍寶帳》的 B 唐樂樂器（④、⑤、⑥、⑧、⑩、⑪、⑬、⑭）。而且，《國家珍寶帳》的 B 唐樂樂器不偏重某一種樂器，完整地收集各種唐樂樂器，即使重複出現相同的樂器，最多也只有收集兩件。

進而言之，從樂器的收納袋來看，也可知《國家珍寶帳》中的 B 唐樂樂器是成套的。收納袋有以下三種。

- 臈纈袋 … ① 檜木倭琴、⑧ 桐木箏、⑨ 桑木瑟、⑮ ⑯ 金鏤新羅琴
- 紫綾袋 … ② 銀平文琴、③ 漆琴、④ 螺鈿紫檀琵琶、⑤ 紫檀琵琶、⑥ 螺鈿紫檀五絃琵琶、⑦ 螺鈿紫檀阮咸、⑩ 甘竹簫、⑪ 吳竹笙、⑫ 吳竹竽
- 高麗錦袋 … ⑬ 雕石橫笛、⑭ 雕石尺八

臈纈袋用來放置琴、箏、瑟等具有橫長絃槽的絃樂器。由於這些絃樂器未區別倭樂、唐樂、新羅樂的樂器，都放置在相同的臈纈袋，因此應是在某個時期針對形狀類似的樂器一起製作了臈纈袋。由於不太可能存在以這些樂器編成的樂曲，因此這些樂

器不會是成套的樂器。應注意的是，除了石製的⑬雕石橫笛及⑭雕石尺八之外，B唐樂樂器全都放置在紫綾袋。而且，紫綾袋內側使用「淺綠臈纈」及「緋綾」這兩種織物，以成對的樂器為一組來變化袋內側的織物，像是⑪吳竹笙使用淺綠臈纈，⑫吳竹竽使用緋綾，還有即使同樣是四絃琵琶，④螺鈿紫檀琵琶使用淺綠臈纈，⑤紫檀琵琶則使用緋綾。這或許是意識到成對的一種趣味表現。可以認為B唐樂樂器是在某個時期編配為成套的樂器。

《國家珍寶帳》中記載的樂器群當然不是由聖武天皇一人演奏。如前述，根據《類聚三代格》中的「加減諸司官員并廢置事」，在雅樂寮有23名樂器演奏者，這些樂器是樂團演奏的樂器。可能是為聖武天皇演奏的宮廷樂團所使用的物品。

二、唐代樂器的產地及時代

《國家珍寶帳》的B唐樂樂器是如何蒐集齊全的呢？

《國家珍寶帳》所記載的唐樂樂器當中，④螺鈿紫檀琵琶、⑥螺鈿紫檀五絃琵琶、⑦螺鈿紫檀阮咸、⑩甘竹簫、⑪吳竹笙、⑫吳竹竽、⑬雕石橫笛、⑭雕石尺八留傳至今。前正倉院事務所長米田雄介推定這些樂器全都是舶載品。^②我也贊同此意見，但希望把製作地和時代的範圍再收窄一點。

(1) 螺鈿紫檀五絃琵琶（圖3）

首先，就留傳至今的樂器當中，選擇設計或紋飾上具有特徵的⑥螺鈿紫檀五絃琵琶來介紹。這件琵琶以作為古代五絃琵琶唯一現存的作品而聞名。主要材料採用紫檀，腹板（正面）使用樗木（シオジ、*Fraxinus spaethiana*）或日本水曲柳（ヤチダモ、*Fraxinus mandshurica* var. *japonica*）。

絃槽（背面）以螺鈿裝飾有豪華的花形紋飾（圖4）。2條藤蔓從中央大朵的花的下方延伸而出，藤蔓往左右分開而形成輪狀，並在花的上方會合。藤蔓在數處分枝且加上了花朵或葉子。花瓣或藤蔓、葉子是使用夜光貝，花心或一部分的花瓣則貼上玳瑁（海龜殼）的黃色部分。在玳瑁的背面繪有畫，讓觀者隔著玳瑁看到畫。極為類似的紋飾可見於玄宗皇帝在745年營建的石臺孝經（中國西安碑林博物館藏）的臺座（圖5）。該臺座也是在中央有大朵的花，從其下延伸出往左右分開的藤蔓而形成輪狀，並在花的上方會合。在藤蔓上表現出複數朵花。在花的中央表現出花心，造型與五絃琵琶的花相當類似。兩者在細部的紋飾上也相當類似。在五絃琵琶絃槽的中央有

② 米田雄介，《奇蹟的正倉院寶物：シルクロードの終着駅》（東京：株式会社 KADOKAWA，2010）。

花心呈扇狀擴開的花形紋飾（圖 6）。周圍以牙齒排列的方式（正如同人的牙齒）排有小朵的花瓣。在石臺孝經的花輪中心的花形紋飾也這種類型的花紋，扇狀的花心或齒狀的花瓣實在相當類似（圖 7）。不過相異點在於，石臺孝經的花在花瓣周圍有兩層華麗的花瓣，成熟度比螺鈿紫檀五絃琵琶的紋飾更高。這顯示螺鈿紫檀五絃琵琶是時期早於石臺孝經的作品。石臺孝經應是由玄宗皇帝（在位：712-756）專屬的宮廷作坊製作，推定螺鈿紫檀五絃琵琶是在與該宮廷作坊關係密切的工房製作。並且，螺鈿紫檀五絃琵琶的製作年代應不晚於 745 年。

此外，在捍撥貼有玳瑁的棕色較多的部分，以螺鈿表現熱帶植物、鳥類、駱駝背上彈奏四絃琵琶的人物。駱駝的鼻繩則使用黃銅（銅與鋅的合金，所謂的「真鍮」〔日文〕）製成的金屬細絲（圖 8）。

（2）螺鈿紫檀阮咸（圖 9）

阮咸是具有圓形主體的四絃樂器。⑦螺鈿紫檀阮咸的主要材料採用紫檀，腹板使用柞木或日本水曲柳。以螺鈿工藝裝飾絃槽等，螺鈿是使用夜光貝，鸚鵡的羽毛或瓔珞等則貼上玳瑁的黃色部分。在玳瑁的背面繪有畫，讓觀者隔著玳瑁看到畫。在琴頭（日文「海老尾」），花的藤蔓是使用以黃銅製成的金屬細絲（圖 10）。在絃槽，以螺鈿工藝表現兩隻叨著瓔珞的鸚鵡盤旋的場景。在捍撥貼有圓形皮革，描繪樹下坐在椅上的 4 名人物（圖 11）。3 名女性當中有 1 人正在演奏阮咸。女性臉頰圓潤，在額頭飾有花鈿。頭髮豐盈，後面的頭髮覆蓋住衣領。剩下 1 人為男性，也有可能是男裝的女性。

螺鈿紫檀阮咸與螺鈿紫檀五絃琵琶之間可看到許多共通點。工藝技法的共通點可指出如下：在螺鈿工藝中使用夜光貝及玳瑁的黃色部分，並在玳瑁的背面描繪圖，以及使用黃銅製的金屬細絲。還有，在捍撥表現出人物正在演奏跟樂器本體相同種類的樂器，這樣的設計也是共通的。進而言之，兩個作品在樣式上也類似。在螺鈿紫檀阮咸的捍撥畫中左起第二位女性所穿著的上衣，表現出類似蓮花的花瓣繞成圓形的花形紋飾（圖 12）。可在螺鈿紫檀五絃琵琶的絃槽看到與此相當類似的花形紋飾（圖 13）。

以上的共通性顯示出，螺鈿紫檀阮咸與螺鈿紫檀五絃琵琶是同一時期在相同的作坊（或是關係甚為密切的作坊）製作。之前已推測螺鈿紫檀五絃琵琶的製作時期在 745 年以前，以該年代來看，螺鈿紫檀阮咸的樣式也不會構成問題。在此作品中能表現出製作年代的部分，是捍撥圖的女性形象。每個女性形象都臉頰圓潤，後面的頭髮豐盈，身軀豐滿。唐代的女性形象到 7 世紀末為止呈身形纖瘦，頭髮高高盤起，在 720 年代左右出現更為豐滿、不將頭髮盤起且豐盈地表現後面頭髮的姿態。金鄉縣主墓出土的彩繪女俑（開元 12 年〔724〕，陝西省西安市灊橋區）（圖 14）或穆泰墓的彩

繪女俑（開元 18 年〔730〕，甘肅省慶城縣）等，可視為豐滿的女性形象的早期實例。然後，到了玄宗皇帝時代（712-756）的後期，流行豐滿類型的女性形象。由於捍撥圖的女性形象是屬於 720 年代以後流行的豐滿的女性形象，因此可以肯定螺鈿紫檀阮咸的製作時期應早於 745 年。暫且將螺鈿紫檀阮咸的製作時期定在 720 年至 745 年之間。

三、吉備真備與唐樂

《國家珍寶帳》中記載的樂器是在何時傳來日本呢？

只有作為日本正式使節的遣唐使，才能把跟唐朝宮廷關係密切的作坊所製作的樂器帶到日本。遣唐使約 20 年派遣一次，在 745 年之前且時期最接近的遣唐使是 734 年 11 月歸國的第 9 次遣唐使。在這批遣唐使之中有在唐朝聞名的吉備真備。吉備真備是在唐朝停留 19 年的留學生，歸國後是一名學者，成為天皇家學問的導師。筆者推定吉備真備帶回唐樂的樂團用樂器，這些樂器被獻給聖武天皇。

遣唐使歸國的隔年即 735 年 4 月 26 日，吉備真備把從唐朝帶回來的物品獻給聖武天皇。在《續日本紀》可見到當日的記錄如下：

辛亥，入唐留學生從八位下下道朝臣真備獻唐禮一百卅卷、太衍曆經一卷太衍曆立成十二卷、測影鐵尺一枚、銅律管一部、鐵如方響寫律管聲十二條、樂書要錄十卷、絃經漆角弓一張、馬上飲水漆角弓一張、露面漆四節角弓一張、射甲箭廿隻、平射箭十隻。

根據這段記載，吉備真備將「銅律管一部、鐵如方響寫律管聲十二條、樂書要錄十卷」等音樂道具及音樂書籍獻給聖武天皇。「銅律管」是音階調律用的銅製管，「鐵如方響寫律管聲」是形狀像方響的鐵製音階調律道具。「樂書要錄」是武則天下令編纂的音樂書籍。吉備真備帶回調律道具及音樂書籍，想必是為了進行唐樂樂團（管絃樂隊）的演奏。然後，在《續日本紀》同年 5 月 5 日的記錄中可見：

庚申，天皇御北松林，覽騎射。入唐迴使及唐人，奏唐國・新羅樂持槍。五位已上賜祿有差。

歸國的遣唐使及唐人在聖武天皇御前演奏唐樂及新羅樂，並表演高麗樂的一種演出節目——持（弄）槍（槍術）。企劃者想必是吉備真備。

如上面所述，《國家珍寶帳》中所記載的樂器包含了用以編成唐樂樂團的物品。而且，該帳冊中所記載的樂器中留傳至今的物品都應是唐朝的傳來品，其中的螺鈿紫

檀五絃琵琶及螺鈿紫檀阮咸應是在 745 年以前製作。具有這類特徵的正倉院的唐樂樂器極有可能是由 734 年歸國的吉備真備帶回日本。本來就難以想像吉備真備只將調律道具及音樂書籍獻給聖武天皇，而未將樂器獻上。如果未將樂器獻上，那麼調律道具及音樂書籍也不具有任何意義。

吉備真備在唐朝時的活動情況留有稀少的記錄。在《舊唐書》卷 199 上的日本傳中，出現似乎是吉備真備的人物的記載。

開元初，又遣使來朝，因請儒士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就鴻臚寺教之，乃遣玄默闊幅布以爲束修之禮，題云：「白龜元年調布」。人亦疑其偽。所得錫賚，盡市文籍，泛海而還。（後略）

根據這段記載，該人物在開元初入唐，希望由儒士教授經書，因此唐朝下詔令四門助教趙玄默在鴻臚寺教導他。另外，該人物將「錫賚」（賞賜品）以及在市場收集到的萬卷書籍裝上船並歸國。吉備真備是對儒教有深厚造詣的人物，歸國後在大學舉行釋奠禮。^③可以認為求教於趙玄默的人物就是吉備真備。應注意的是，可看到帶回代表皇帝御賜品的「錫賚」的記載。吉備真備帶回玄宗皇帝的御賜品是有名的事件，甚至也被記在唐朝的記錄中。在本文中，推定螺鈿紫檀五絃琵琶及螺鈿紫檀阮咸是由唐朝的宮廷作坊等級的作坊製作，但也因為是把玄宗皇帝御賜品引入日本的吉備真備，才能夠取得這種高水準的樂器。

結語

以上，從正倉院所傳的聖武天皇寶物當中，針對唐樂的樂器群進行了討論。然後，推論該樂器群是用以編成唐樂樂團的樂器，而且是 734 年歸國的吉備真備在唐朝取得並帶回的物品。吉備真備是作為日本正式使節的遣唐使的一員，也帶回許多玄宗皇帝的御賜品。留傳至今的螺鈿紫檀五絃琵琶或螺鈿紫檀阮咸應是在宮廷作坊（或同等級的作坊）製作的物品，唯有吉備真備才能引入這些樂器。

由於正倉院寶物保存在建築物內，因此保存狀態良好，這是出土品所不具備的。有的樂器甚至現在也能演奏。在這篇文章所提到的聖武天皇的樂器，與唐代宮廷所使用的樂器極為相近。由於唐代宮廷所使用的樂器並未留傳下來，因此在今日正倉院寶物的樂器群具有極高的價值。

③《續日本紀》寶龜 6 年（775）10 月 2 日：「吉備真備薨……先是，大學釋奠，其儀未備。大臣依稽禮典，器物始修，禮容可觀。」



圖 3：螺鈿紫檀五絃琵琶



圖 4：螺鈿紫檀五絃琵琶 槽部分

(圖 3-4 引自：《第 62 回正倉院展》〔奈良：奈良国立博物館，2010〕)



圖 5：石臺孝經 臺座部分
(筆者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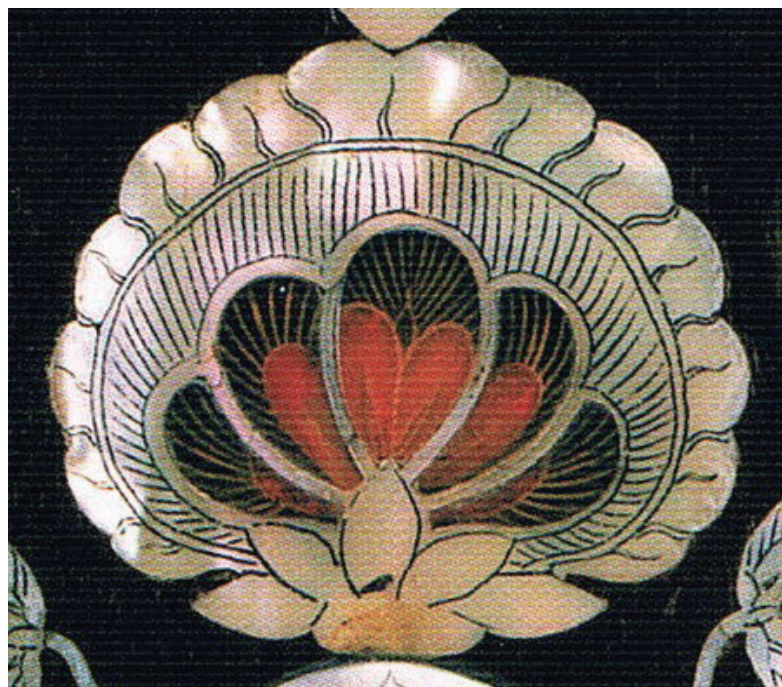


圖 6：螺鈿紫檀五絃琵琶 槽紋飾部分
(引自：《第 62 回正倉院展》)



圖 7：石臺孝經 臺座紋飾部分
(筆者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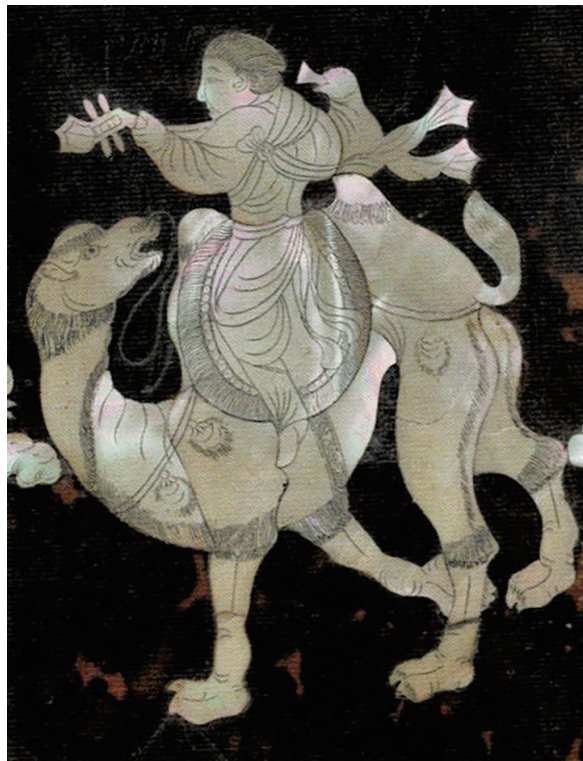


圖 8：螺鈿紫檀五絃琵琶 捍撥部分
(引自：《第 62 回正倉院展》)



圖 9：螺鈿紫檀阮咸



圖 10：螺鈿紫檀阮咸 海老尾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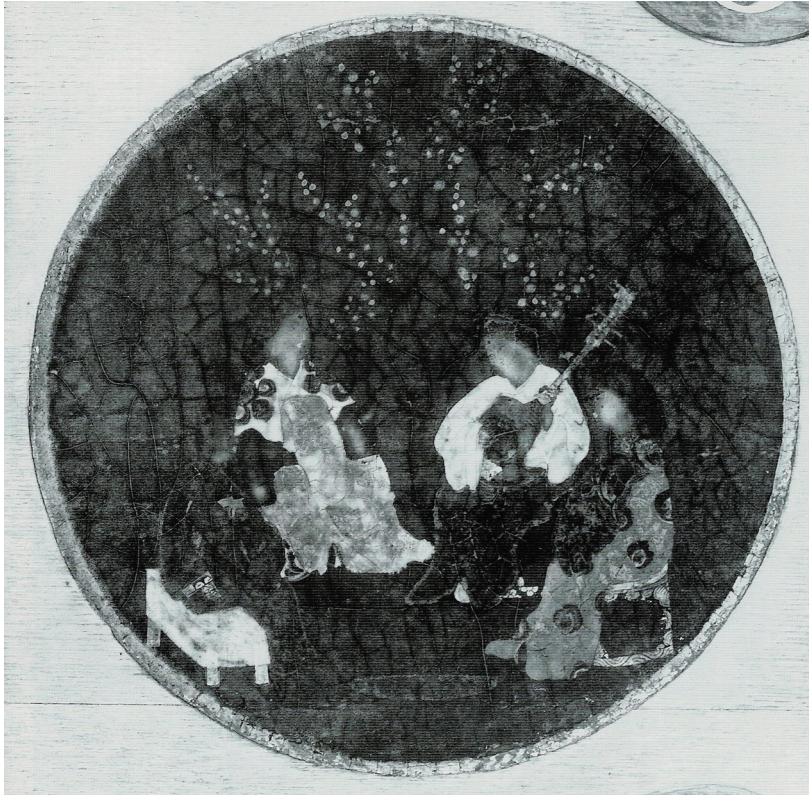


圖 11：螺鈿紫檀阮咸 捍撥繪（紅外線照片）



圖 12：螺鈿紫檀阮咸 捍撥繪部分（紅外線照片）
（圖 9-12 引自：《第 73 回正倉院展》〔奈良：奈良国立博物館，2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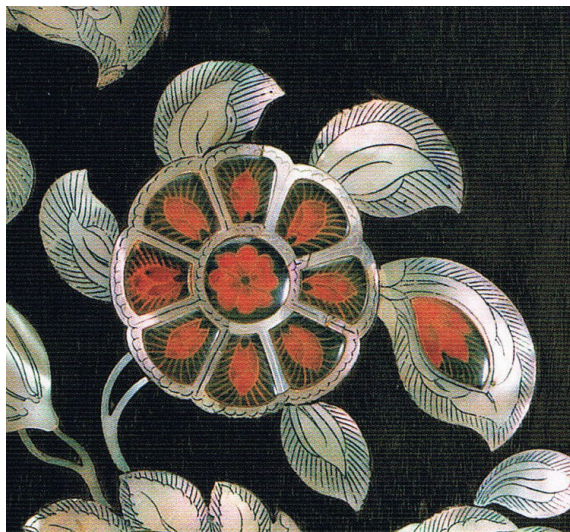


圖 13：螺鈿紫檀五絃琵琶 槽紋飾部分
（引自：《第 62 回正倉院展》）



圖 14：加彩女俑 金鄉縣主墓出土（開元 12 年〔724〕，陝西省西安市灊橋區）
（引自：大阪市立美術館等，《大唐王朝 女性の美》〔名古屋：中日新聞社，2004〕）